

这个春节  
漫步在那熟悉的老街  
四周静悄悄的  
无人迹,无风声  
一扇扇斑驳的铁锁  
锁住了岁月的尘埃

早遗忘四十多年前  
丁字街旧日春节风貌  
然而  
决然不同于今日景致

在朦胧的时光中  
亮如繁星的灯火  
铺满脚下的落英

在渐行渐远的回忆之中  
是那绚烂如织的烟花  
以及响彻云霄的爆竹轰鸣

丁字街  
静静矗立于此

## 春节的老街

◎王萍萍

在这春节之际  
整条街道弥漫着宁静  
它在静谧中等待着  
我踏足而来

依旧徘徊在那熟悉而亲切的街巷  
不经意间发现了童年嬉戏的乐园  
携同挚爱的伴侣  
与孩子们一同留下这刻骨铭心的温馨瞬间

此处  
曾静静坐落着一个石磨  
幼小的我  
将它想象成辽阔的舞台  
在其中不停地舞动旋转

那家尘封多年,早已落幕的老新华书店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那块老旧的牌匾  
仍然高悬  
而我的《白蛇传》连环画  
早已杳无踪影

觅得几处青砖错落  
目送断壁残垣斑驳  
这片未经雕琢的老城保留了岁月的容颜  
那扇曾经明黄耀目的门扉旁  
现已爬满了杂草与藤蔓  
院内仅余几只小狗  
依旧在那里嬉戏吠鸣  
……

悠闲漫步,绕行周遭  
轻声向这条熟悉的老街道别  
与逝去的童年记忆辞行  
轻装简从迎春归

作者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 刘家龙灯

◎刘海滨

“过年闹龙灯”是济北刘家村民的执念与传统,没有人知道刘家龙灯起源于何时。只知道刘家村先祖名刘闹,“闹”龙灯的“闹”,自其在明朝洪武年间从河北枣强迁居济阳刘家村开始,闹龙灯就是刘家村的习俗,至今已逾六百年。

忙活了一年,大家都盼望春节,刘家村人盼春节,更盼闹龙灯。不信你听,初一上午刚拜完年,村里的锣鼓就“咚咚锵,咚咚锵”的响起来了,人也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的在空旷的广场围了一圈,小伙子们争先恐后的扔下外套抡起龙灯,左右手互换,流场的舞动,跳跑起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阳为单,龙代表着阳刚、强健,就像易经的第一卦乾卦一样,象征着高大刚正、自强不息。所以,刘家龙灯的通常为5节、7节、9节、11节,都是单数,首节为龙头,末节为龙尾,中间几节为龙身。过去的龙灯都是村民自己制作,由村里心灵手巧的匠人用木头和竹片扎成龙骨和框架,糊上纸,涂上色,节与节之间用蚊帐布连起来。一到晚上,每节中间都点上蜡烛,然后挑选村里学业最出色、体格最矫健的两个后生各执火把,点燃龙灯眼睛里的蜡烛,画龙点睛,寓意文武双全,刘家龙灯就要开闹了。

就听铿锵的鼓点忽然加重,在场中央站的笔

直的矫健小伙一吹哨子,猛地高举龙珠,舞龙头的健壮汉子噉一嗓子,一蹦三尺高,举起龙头,蹭的冲向龙珠。一条金龙随着龙珠忽高忽低,时急时徐,由简单的龙戏珠、龙翻腾、龙跳跃、龙摇头、龙摆尾,逐渐演变到龙翻身、剪子花、四门斗、8字花等刘家龙灯独一份花样。

跳到欢快时,场中央会点上两个烟花,龙灯围着烟花游弋、翻腾、穿插、飞跃,犹如真龙现世,活灵活现,照亮了整个夜空。

刘家龙灯讲究“追、舞、韧、潜、易、行”。追和舞代表着动,通过跑跳、挥舞,让刘家龙灯动若游龙,展现灵活多变、刚健有力。潜和行,代表着静,通过走和停,让刘家龙灯静若潜龙,寓意风调雨顺、处变不惊。韧和易代表着合,龙灯一旦舞起来,从白天到夜半,不停歇,靠的就是一股子韧劲和易(换)人,你看吧,无论是龙灯走着时、跑着时,还是翻身时、舞花时,不等你累到咬牙坚持,蹭一下就飞奔过一人接你的龙灯,交接动作那叫一个干净麻利快,过程无限流畅丝滑。老刘家人就这样,互谦互让互体谅,你来我往交接棒,绝不让龙灯停顿,掉地上。即使老少爷们一年里有啥磕磕绊绊,家长里短,误解冲突的,都在那交接龙灯的一刹那烟消云散,实在怨气大、矛盾深,接你一场你还不解气的,那我就接你两场,刘家龙灯总能化解一年的不快与恩怨,然后大家欢欢喜喜、互帮互助又一年。

刘家龙灯作为光与暗的精灵,将动与静结合,使力与美交融,广受济阳群众喜爱,并经常受邀到章丘、历城等地巡回演出,闻名黄河两岸。

作者系区作协会员

## 年年念念

◎薛春云

童年的年,从母亲腌上腊八蒜开始。供销社里裁几块布用心裁剪,细密的针脚缝出全家人的温暖。热闹的集市上买鱼买肉买花鞭,干洗被褥,打扫庭院。做一箱豆腐,和一盆老面,蒸年糕、蒸馒头、蒸包子、蒸花馍,蒸蒸日上,寓意满满。炸鱼、炸藕、炸丸子,贴春联,母亲给我们讲从前过年,忙碌的身影一刻不得闲。直到除夕的饺子蘸着腊八的醋,画出同心圆,初一一接过长辈给的一点点压岁钱。

中年的年,我像母亲那样腌上腊八蒜,准备过年。双休日去逛服装店,给自己给孩子挑选过年的新衣衫。赶集上店购置年货齐全,换洗被褥洗衣机帮办。蒸黄面、蒸馒头、蒸包子、蒸花馍,蒸蒸日上,绵延不断。贴上新春联,忙做年夜饭,团团圆圆,不忘给孩子讲我童年的年。除夕饺子就着腊八蒜,飘香无比,感慨万千。初一带着孩子兴高采烈去拜年。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耳顺之年,腊八蒜我没腌,超市里寻常见。早早网购新衣三两件,花甲也要焕然一新迎新年。成了家的孩子送来年货全,孝心一片,忙碌减半。除夕的年夜饭定在饭店,热热闹闹,情感不变,幸福无限,谈笑间不忘讲从前过年。除夕的饺子买的腊八蒜,翠绿如玉自家腌得好看,初一一给孙女厚厚的压岁钱。

童年的年,已是非常遥远。只如一幅幅写真,嵌挂在记忆的老墙上。中年的年,仿佛在昨天,如一壶老酒,醇香还在唇边弥漫。今年己巳未本命年,迎来春节中道成功初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情,一代传给一代听的传统年,一年更比一年新的文化年,永恒不变。

作者系区作协会员

轻地把画钉在土墙上。

请老的:除夕傍晚,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妥当了,正房里摆好供品,水饺也包满了,一家之主就带上香纸去请老的。苦地近的就到坟上请,苦地远的就找个宽敞的道边或路口朝着先人的苦地方拱手相请。来到家,先给老的发钱粮(烧纸、上水饺),一家人再给老的磕头。请老的回来后,大门口屋门口都横上一根秫秸或竹杆(至今我也不知道这是啥讲究)。门框上左右都挂一束新鲜松枝,中间捆上秫秸段或竹杆段,方便插香。

先人们请来了,一切行为都要谨慎,不吵不闹,不能坐堂挂了轴子的屋里的座位。一切都求素静。就连年五更吃的水饺都是素馅的,下水饺都不拉风箱,所以年五更下水饺用的烧柴很早前就留出来了,过年的时候再提前晒晒。我记得年五更下包饺最好的烧柴是芝麻秸,再就是秫秸。

供天地:不管贫富富有,过年家家都要供天地,只是根据自己的家当,供品有所不同而已。但心都是虔诚的。

过年的禁忌:完了,没了,破了……

三、新棉鞋

过年了,要穿新衣服、要穿新棉鞋了。只有过年,妈妈忙一冬的那一针线筐筐的新鞋才能派上用场。

妈妈一生养育了我们姐妹四人,爸爸当队长时,要留下一个要改嫁的四十多岁的社员的儿子不成,反而多收了一个女儿(那社员为改嫁昧了十岁年龄,她大女儿十多岁了怕露了馅,带着两个小一点的儿女改嫁了,把大闺女留给了队长——我父亲。)当时农村的冬天特别冷,人们不穿棉鞋真得受不了。大人们的新棉鞋爱借得好,有的能过两三个年。而孩子的鞋每年必须换新的,因随着年龄的增长,脚也增长,留着下一年就穿不上了。

为了我们姊妹五个过年都能穿上一双新棉鞋,妈妈从刹了秋就着手打格布,较鞋底,搓麻线,纳鞋底鞋帮,无论白天晚上,什么时候手里总有针线活。鞋做完了,留几针不纳好(怕纳好了我们见新不穿旧,过年鞋不新了),等我们年三十都睡下了,妈妈守岁的时候再一双一双的纳合,放到我们的床边。大年初一一人都有一双新棉鞋。

……  
每当过年,这些儿时的过年景象就在脑海里浮现,还挺怀念那时的年味儿。  
作者系区作协会员

## 过大年往事拾零

◎双龙

### 一、小学语文课本里的过年诗《过新年》

锣鼓响,过新年,  
一个爆竹飞上天。  
飞上天,天上逛,  
看看祖国怎么样?  
怎么样,好景象,  
到处都是新工厂。  
新工厂,机器响,  
工人同志日夜忙。  
日夜忙,忙的欢,  
高楼大厦一大片。  
一大片,绿油油,  
明年一定大丰收。  
大丰收,大发展,  
帝国主义干瞪眼。  
干瞪眼,挡不了,  
社会主义往前跑。  
往前跑,跑的欢,  
一天等于二十年,  
共产主义早实现。

### 二、记忆中理解与不理解的风俗

大扫除:腊月二十之后,家里必须彻底搞一次大扫除,主要是扫屋子,特别是饭屋(厨房),蒸年糕,打灶王爷爷上天之后,必须先把饭屋打扫一遍。因为那时候农村都是住平房土屋,做饭烧柴草,饭屋烟熏一年会很脏,时间久了不打扫有的都会滴滴黑黑的屋檐油,不打扫怕污染了年干粮不吉利。  
请灶王:灶王爷一年一请,腊月二十三送灶王上天,就是把张贴了一年的那张灶王像念着吉语烧了,再买一张新的,但不能说买,只能说“请”。过了年再在原位供上。灶王爷多数人家都是到年集上去请的,也有熟人家来“散”的,就留下一张。说到这里,我总想起奶奶打发灶王上天的情境。奶奶虔诚地跪在地上,边烧纸边念叨:灶王爷呀,今天你要上天了,到天上去您要多说好,少说歹,马尾巴上给俺带个孙子来。(老人家一辈拉巴了一帮孙女,没得一个孙子,年年乞求也没如愿)。记忆中这活动一直持续到1966年。

买年画:每到过年,父亲都要买两张新画贴上。正房中央是毛主席画像,两侧是当年那个年代的宣传画。记忆中有寿星图、鲤鱼娃娃、养猪图、丰收图等。偏房里曾贴过《妈妈开着拖拉机来了》《七仙女下凡学纺织》《四进士》《大轮船》《降龙伏虎》等。靠近父亲的座椅墙上,还曾粘过一些香烟盒展开的小画,奶奶座椅旁边则是我们上学得的奖状。那时贴画不用图钉或胶水,都是父亲找来一把高粱茬杆儿一劈为二。分别在需要按钉子的地方一削成小口,插上一枚从院子里枣树上掰下来的蒺藜拐儿,用小锤轻

## 难忘当年“骨头糕”

◎王瑞亮

现在过年,丰盛的年夜饭,各种年糕,鸡、鱼、肉、肘各种饭菜,五花八门,样样精彩。但在那贫穷的年代,物资匮乏,穷人过年买不起大鱼大肉,只能买点猪骨头,在自家的石磨上捣碎,加上肉,再略加点油、盐和水,和好,薄薄的摊在笼布上,在大铁锅里蒸,先大火、再文火,不到40分钟,掀开锅盖,满屋热气腾腾,清香四溢。做“骨头糕”是母亲最拿手的。

记得六十年代,家乡连年发大水,地里粮食收成不好,我家人口又多,少吃缺穿,生活极度困难。

我们姐八个像盐碱地里长出的高粱秆又黄又瘦。没吃的,日子难熬,父亲只好领着大一点的两个姐姐去河西盐碱人家不要的小地瓜、小萝卜、地瓜叶,赖以充饥……

年关将至,家中几乎断粮,父亲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拱着腰,推着自己亲手做的木轮小车到40里外的济阳县城去批“救济粮”,车上头是日头,一头是月亮,百余斤的粮食是一家10口人的命,和全家人过年的希望和寄托啊!

母亲更是理家的好手。母亲白天不辞劳作,料理家务,晚上就坐在用茅草编成的“蒲团子”上,吱吱嗡嗡的纺棉线,这声音成了我耳中优美的音乐,也成了我的“催眠

曲”。在昏暗的小煤油灯下,母亲抽着长长的棉线,也抽着长长的岁月。

白天母亲“牵机”“刷机”“织布”,当年正是靠着织土布,卖点钱养家糊口,度过了六十年代的艰难岁月。

有一年的春节,家中穷的买不起肉,父亲找遍了家中的废铜烂铁,到“代销处”卖了5元钱,父亲用这5元钱买了3斤猪骨头,5朵花,3块糖,1支鞭炮。5朵花给了5个姐姐,3块糖给了我们兄弟三人一人一块,3斤猪骨头用处最大,母亲早早地在自家的石磨上用斧子捣碎,和上面,加上点油、盐,在大铁锅里蒸了一大锅“骨头糕”,既当饭,又当菜,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吃着热腾腾的“骨头糕”,心中那个香甜啊!

飞龙起舞,今年蛇年到,我早早的备下了鸡、鱼、肉、肘,我吃着买来的肉,感觉怎么也不如当年的“骨头糕”香。

是生活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生活?想想过去的苦,看看今天的甜蜜生活,我觉得自己好像变了,无论怎么变,我还是更加怀念当年母亲做的“骨头糕”的味道,因为它给了我太多的思考……

作者系区退休教师

## 中国年味

◎吴乐珍

激荡起独特的旋律。我们不再只是传统的继承者,更是新时代的创造者,为春节注入新的活力。红灯笼下,我们不再只是仰望,而是用手机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分享给远方的朋友,让爱与祝福跨越时空。在网络的海洋中,我们传递着春节的喜悦,让这份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日氛围,更加浓厚。

中国年,是腊八粥的香气,还未散尽。年味已被蒸笼、油炸的四处流淌,远方的游子,似乎闻到了浓郁的年味,满怀欣喜,奔向故乡。团圆的幸福,卸下一路心酸。

除夕,碗里热腾腾的饺子,是触手可及的幸福。香案上,燃烧的红蜡烛,把日子照的透亮,红红火火。一家人的快乐,在鞭炮声中流淌,给家人拜年,给小孩发压岁钱,围着火炉看春晚,聊春联。夜空中绽放的烟花,一片又一片,急速的升腾着年味,璀璨着人们心中的喜悦。红红的中国年是美丽而灿烂的花朵,绽放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上。大红灯笼是人生路上的灯盏,走得再远,也不会迷了回家的路,更不会忘了村口有一双双期盼的眼睛。

仿佛一切都有了新的开始。新年在一声声鞭炮中翩然而至,旧时光又长了一截,用来怀念、唠叨一些陈年旧事,而新年用来播种希望和收获梦想,就像春天里绽放的花朵,每一瓣都散发着诱人的芳香。烟花,有着璀璨夺目的色彩,仰望的目光,捕捉生活的亮点。

春节是古老与现代的交织,在年轻人的心中

人们踩着鼓点,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行走在大街小巷,购买年货,畅想美好的爽朗笑声,应和着鼓乐齐鸣的祥和,回荡在天地之间。

中国年的声音,是辛苦劳作一年的农人在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声音。声音回荡在奔小康的路上,日子一天比一天幸福美满,在旧貌换新颜的新气象里纵情歌唱的声音。

中国年的声音,是擀着饺子皮儿,包饺子人间烟火的声音;在锅碗瓢盆的交响乐中品着饭香、端起酒杯,共同祝福永久安康的声音;是父辈们笑颜逐开,给孩子们点压岁钱的声音;是无论你走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幸福的听到

儿女演绎的更加恢宏壮观。在新年的钟声里,我们变得更加坦然,自信,充实。

中国年的声音,是经典歌曲《难忘今宵》回荡在神舟万里的岁月感怀。在推杯换盏的祝福声中,我们又长了一岁!

中国年的声音,是锣鼓喧天庆新春的声音。

相互拜年祝福的声音;是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洪亮声音;是山乡巨变歌唱伟大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的时代强音;是奔流不息的长江黄河澎湃时代凯歌巨浪翻流的声音;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声音;是铿锵有力,勇往直前的脚步声;

展望未来,我们满怀希望,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希望。不负好时光,不负期待,心有目标,从容而行,扬帆起航。

作者单位:优品购物中心

